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

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，忽見眾姐妹進來，忙讓了坐，平兒斟上茶來。鳳姐兒笑道：「今兒來的這些人，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。」探春先笑道：「我們有兩件事：一件是我的；一件是四妹妹的，還夾著老太太的話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有什麼事，這麼要緊？」探春笑道：「我們起了個詩社，頭一社就不齊全，眾人臉軟，所以就亂了例了。我想必得你去個監社御史，鐵面無私纔好。再四妹妹為畫園子，用的東西，這般那般不全，回了老太太，老太太說：『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先剩下的。找一找，若有呢，拿出來；若沒有，叫人買去。』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我又不曾做什麼濕咧乾的，叫我吃東西去倒會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你不會做，也不用你做；你只監察著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，該怎麼罰他就是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你們別哄我，我早猜著了。那裡是請我做監察御史？分明叫了我去做個進錢的銅商罷咧。你們弄什麼社，必是要輪流著做東道兒。你們的錢不夠花，想出這個法子來，勾了我去，好和我要錢。可是這個主意不是？」說的眾人都笑道：「你猜著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兒！」鳳姐兒笑道：「虧了你是個大嫂子呢！姑娘們原是叫你帶著念書，學規矩，學針線哪。這會子起詩社，能用幾個錢？你就不管了？老太太、太太罷了，原是老封君；你一個月□兩銀子的月錢，比我們多兩倍子。老太太、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，可憐不夠用，又有個小子，足足的又添了□兩銀子，和老太太、太太平等；又給你園子裡的地，各人取租子；年終分年例，你又是上上分兒。你娘兒們，主子奴才，共總沒有□個人，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中的。通共算起來，也有四五百銀子。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來陪著他們玩玩兒，有幾年呢？他們明兒出了門子，難道你還賠不成？這會子你怕花錢，挑唆他們來鬧我，我樂得去吃個河落海乾，我還不知道呢！」

李紈笑道：「你們聽聽。我說了一句，他就說了兩車無賴的話。真真泥腿光棍，專會打細算盤，分金掰兩的！你這個東西，虧了還託生在詩書仕宦人家做小姐，又是這麼出了嫁，還是這麼著；要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，做了小子丫頭，還不知怎麼下作呢！天下人都叫你算計了去！昨兒還打平兒，虧你伸的出手來！那黃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裡去了？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兒。村奪了半日，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，又怕老太太心裡不受用，因此沒來，究竟氣還不平。你今兒倒招我來了。給平兒拾鞋還不要呢！你們兩個，很該換一個過兒纔是！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鳳姐忙笑道：「哦！我知道了！竟不是為詩為畫來找我，竟是為平兒報仇來了。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麼位仗腰子的人，想來就像有鬼拉著我的手似的，從今我也不敢打他了。——平姑娘，過來，我當著你大奶奶姑娘們替你賠個不是，擔待我酒後無德罷。」說著，眾人都笑了。

李紈笑問平兒道：「如何？我說必要給你爭氣纔罷！」平兒笑道：「雖是奶奶們取笑兒，我可禁不起呢。」李紈道：「什麼禁的起禁不起，有我呢！快拿鑰匙，叫你主子開門找東西去罷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好嫂子！你且同他們去園子裡去。纔要把這米賬合他們算一算，那邊太太又打發人來叫，又不知有什麼話說，須得過去走一走。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裳，打點給人做去呢。」李紈笑道：「這些事情，我都不管。你只把我的事完了，我好歇著去，省了這些姑娘們鬧我。」鳳姐兒忙笑道：「好嫂子！賞我一點空兒！你是最疼我的，怎麼今兒為平兒就不疼我了？往常你還勸我，說：『事情雖多，也該保全身子，檢點著偷空兒歇歇。』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。況且誤了別人年下的衣裳無礙，他姐兒們的要誤了，卻是你的責任。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閒事，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？我寧可自己落不是，也不敢累你呀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說的好不好？把他會說話的！——我且問你：這詩社到底管不管？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我不入社花幾個錢，我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麼？還想在這裡吃飯不成？明日一早就到任。下馬拜了印，先放下五□兩銀子，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兒。我又不曾作詩作文的，只不過是個大俗人罷了。監察也罷，不監察也罷，有了錢了，愁著你們還不攆出我來？」說的眾人都笑起來。

鳳姐兒道：「過會子我開了樓房，所有這些東西，叫人搬出來，你們瞧。要使得，留著使；要少什麼，照你們的單子，我叫人趕著買去就是了。畫絹我就裁出來。那圖樣沒有在老太太那裡，那邊珍大爺收著呢。說給你們，省了碰釘子去。我去打發人取了來，一並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鑒去，好不好呢？」李紈點頭笑道：「這難為你。果然這麼著還罷了。——那麼著，俗們家去罷。等著他不送了去，再來鬧他。」說著，便帶了他姐妹們就走。

鳳姐兒道：「這些事，再沒別人，都是寶玉生出來的。」李紈聽了，忙回身笑道：「正為寶玉來，倒忘了他。頭一社是他誤了。我們臉軟，你說該怎麼罰他？」鳳姐想了想，說道：「沒別的法子，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裡的地，罰他掃一遍就完了。」眾人都笑道：「這話不差。」

說著，纔要回去，只見一個小丫頭扶著賴嬾嬾進來。鳳姐等忙站起來笑道：「大娘坐下。」又都向他道喜。賴嬾嬾向炕沿上坐了，笑道：「我也喜，主子們也喜。要不是主子們的恩典，我這喜打那裡來呢？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，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多早晚上任去？」賴嬾嬾歎道：「我那裡管他們？由他們去罷！前兒在家裡給我磕頭，我沒好話，我說：『小子，別說你是官了，橫行霸道的！你今年活了三□歲，雖然是人家的奴才，一落娘胎胞兒，主子的恩典，放你出來：上託著主子的洪福，下託著你老子娘，也是公子哥兒似的，讀書寫字，也是丫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，長了這麼大，你那裡知道那「奴才」兩字是怎麼寫？只知道享福，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！熬了兩三輩子，好容易掙出來你這個東西！從小兒三災八難，花的銀子，照樣打出你這麼個銀人兒來了。到二□歲上，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搗了前程在身上，你看那正根正苗，忍饑挨餓的要多少？你一個奴才秧子，仔細折了福！如今樂了□年，不知怎麼弄神弄鬼，求了主子，又選出來了。縣官雖小，事情卻大，作那一處的官，就是那一方的父母。你不安分守己，盡忠報國，孝敬主子，只怕天也不容你！』」

李紈鳳姐兒都笑道：「你也多慮。我們看他也就好。先那幾年，還進來了兩次，這有好幾年沒來了，年下生日，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。前兒給老太太、太太磕頭來，在老太太那院裡，見他又穿著新官的服色，倒越發的威武了，比先時也胖了。他這一得了官，正該你樂呢，反倒愁起這些來！他不好，還有他的父母呢，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。閒時坐個轎子進來，和老太太鬥門牌，說說話兒，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？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廈廳，誰不敬你？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。」

平兒斟上茶來，賴嬾嬾忙站起來，道：「姑娘，不管叫那孩子倒來罷了，又生受你。」說著，一面吃茶，一面又道：「奶奶不知道。這小孩子們，全要管的嚴。饒這麼嚴，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，叫大人操心。知道的，說小孩子們淘氣；不知道的，人家就說仗著財勢欺人，連主子名聲也不好。恨的我沒法兒，常把他老子叫了來罵一頓，纔好些。」因又指寶玉道：「不怕你嫌我：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，老太太就護在頭裡。當日老爺小時，你爺爺那個打，誰沒看見的？老爺小時，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？還有那邊大老爺，雖然淘氣，也沒像你這扎窩子的樣兒，也是天天打。還有東府裡你珍大哥哥的爺爺，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，說聲惱了，什麼兒子，竟是審賊！如今我眼裡看著，耳朵裡聽著，那珍大爺管兒子，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，只是著三不著兩的。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，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不怕他。你心裡明白，喜歡我說；不明白，嘴裡不好意思，心裡不知怎麼罵我呢。」

說著，只見賴大家的來了。接著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。鳳姐兒笑道：「媳婦來接婆婆來了。」賴大家的笑道：「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，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。」賴嬾嬾聽了，笑道：「可是我糊塗了：正經說的都沒說，且說些『陳穀子爛芝麻』的。因為我們小子選出來了，眾親友要給他賀喜，少不得家裡擺個酒。我想擺一日酒，請這個不請那個，也不是；又想了一想，托主子的洪福，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，就傾了家，我也願意的；因此，吩咐了他老子，連擺三日酒。頭一日在我們破

花園子裡擺幾席酒，一台戲，請老太太、太太們、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；外頭大廳上一台戲，幾席酒，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。第二日再請親友。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裡的伴兒請一請。——熱鬧三天，也是託著主子的洪福一場，光輝光輝。」李紈鳳姐兒都笑道：「多早晚的日子？我們必去。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，也定不得。」賴大家的忙道：「擇的日子是□四，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別人我不知道，我是一定去的。——先說下，我可沒有賀禮，也不知道放賞，吃了一走兒，可別笑話。」賴大家的笑道：「奶奶說那裡話？奶奶一喜歡，賞我們三二萬銀子，那就有了。」

賴嬾嬾笑道：「我纔去請老太太，老太太也說去，可算我這臉還好。」說畢，叮嚀了一回，方起身要走，因看見周瑞家的，便想起一事來，因說道：「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：這周嫂子的兒子，犯了什麼不是，攆了他不用？」鳳姐兒聽了，笑道：「正是，我要告訴你媳婦兒呢。事情多，也忘了。賴嫂子回去，說給你老頭子，兩府裡不許收留他兒子，叫他各人去罷。」

賴大家的只得答應著。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。賴嬾嬾忙道：「什麼事？說給我評評。」鳳姐兒道：「前兒我的生日，裡頭還沒喝酒，他小子先醉了。老娘那邊送了禮來，他不在外頭張羅，倒坐著罵人，禮也不送進來。兩個女人進來了，他纔帶領小兒們往裡端。小兒們倒好好的，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，撒了一院子饅頭。人去了，我打發彩明去說他，他倒罵了彩明一頓。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，還不攆了做什麼？」賴嬾嬾道：「我當什麼事情，原來為這個。奶奶聽我說：他有不是，打他罵他，叫他改過就是了；攆出去，斷乎使不得。他又比不得是僑們家的家生子兒，他現是太太的陪房。奶奶只顧攆了他，太太的臉上不好看。我說，奶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，仍舊留著纔是。不看他娘，也看太太。」鳳姐兒聽了，便向賴大家的說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明兒叫了他來，打他四□棍，以後不許他喝酒。」

賴大家的答應了。周瑞家的纔磕頭起來，又要給賴嬾嬾磕頭，賴大家的拉著方罷。然後三人去了。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。

至晚，果然鳳姐命人找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，送至園中。寶釵等選了一回。各色東西，可用的只有一半。將那一半開了單子，給鳳姐去照樣置買。不必細說。

一日，外面簪了絹，起了稿子進來，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那邊幫忙。探春、李紈、迎春、寶釵等，也都往那裡來閒坐，一則觀畫，二則便於會面。

寶釵因見天氣涼爽，夜復漸長，遂至母親房中商議，打點些針線來。日間至賈母王夫人處兩次省候，不免又承歡陪坐；閒時園中姐妹處，也要不時閒話一回；故日間不大得閒，每夜燈下女工，必至三更方寢。

黛玉每歲至春分分後，必犯舊疾。今秋又遇著賈母高興，多遊玩了兩次，未免過勞了神，近日又復嗽起來，覺得比往常又重。所以總不出門，只在自己房中將養。有時悶了，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閒話排遣；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，說不得三五句話，又厭煩了。眾人都體諒他病中，且素日形體姣弱，禁不得一些委屈，所以他接待不周，禮數疏忽，也都不責他。

這日，寶釵來望他，因說起這病症來。寶釵道：「這裡走的幾個大夫，雖都還好，只是你吃他們的藥，總不見效，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，治好了豈不好？每年間鬧一春一夏，又不老，又不小，成什麼？也不是個常法兒。」黛玉道：「不中用，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。且別說病，只論好的時候，我是怎麼個形景兒就可知了。」寶釵點頭道：「可正是這話。古人說：『食穀者生』，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，也不是好事。」黛玉歎道：「『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』，也不是人力可以強求的！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。」說話之間，已咳嗽了兩三次。寶釵道：「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。雖說益氣補神，也不宜太熱，依我說：先以平肝養胃為要。肝火一平，不能剋土，胃氣無病，飲食就可以養人了。每日早起，拿上等燕窩一兩，冰糖五錢，用銀吊子熬出粥來，要吃慣了，比藥還強，最是滋陰補氣的。」

黛玉歎道：「你素日待人，固然是極好的，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，只當你有心藏奸。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，又勸我那些好話，竟大感激你。往日竟是我錯了，實在誤到如今。細細算來，我母親去世的時候，又無姐妹兄弟，我長了今年□五歲，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。怪不得雲丫頭說你好。我往日見他讚你，我還不受用；昨兒我親自經過，纔知道了。比如你說了那個，我再不輕放過你的，你竟不介意，反勸我那些話，可知我竟自誤了。若不是前日看出來，今日這話，再不對你說。你方纔叫我吃燕窩粥的話，雖然燕窩易得，但只因我身子不好了，每年犯了這病，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，請大夫，熬藥，人參肉桂，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；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，熬什麼燕窩粥，老太太、太太、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，那些底下老婆子丫頭們，未免嫌我太多事了。你看這裡這些人，因見老太太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，他們尚虎視眈眈，背地裡言三語四的，何況於我？況我又不是正經主子，原是無依無靠，投奔了來的，他們已經多嫌著我呢；如今我還不知進退，何苦叫他們咒我？」

寶釵道：「這麼說，我也是和你一樣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如何比我？你又有母親，又有哥哥；這裡又有買賣地土，家裡又仍舊有房有地。你不過親戚的情分，白住在這裡，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，要走就走了。我是一無所有，吃穿用度，一草一木，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，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副嫁粧罷了，如今也愁不到那裡。」

黛玉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笑道：「人家把你當個正經人，纔把心裡煩難告訴你聽，你反拿我取笑兒！」寶釵笑道：「雖是取笑兒，卻也是真話。你放心，我在這裡一日，我與你消遣一日。你有什么委屈煩難，只管告訴我，我能解的，自然替你解。我雖有個哥哥，你也是知道的；只有個母親，比你略強些。僑們也算同病相憐。你也是個明白人，何必作『司馬牛之歎』？你纔說的也是，『多一事不如省一事』。我明日家去，和媽媽說了，只怕燕窩我們家裡還有，與你送幾兩，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，又便宜，又不驚師動眾的。」黛玉忙笑道：「東西是小，難得你多情如此！」寶釵道：「這有什麼放在嘴裡的？只愁我人跟前，失於應候罷了。這會子只怕你煩了，我且去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罷。」寶釵答應著便去了。不在此人。

這裡黛玉喝了兩口黑粥，仍歪在床上。不想日未落時，天就變了，浙浙瀝瀝，下起雨來。秋霖霏霏，陰晴不定。那天漸漸的黃昏時候了，且陰的沉黑，兼著那兩滴竹梢，更覺淒涼。知寶釵不能來了，便在燈下，隨便拿了一本書，卻是《樂府雜稿》，有《秋閨怨》《別離怨》等詞。黛玉不覺心有所感，不禁發於章句，遂成《代別離》一首，擬《春江花月夜》之格，乃名其詞為《秋窗風雨夕》。詞曰：

秋花慘淡秋草黃，耿耿秋燈秋夜長。已覺秋窗秋不盡，那堪風雨助淒涼！助秋風雨來何速？

驚破秋窗秋夢續。抱得秋情不忍眠，自向秋屏挑淚燭。淚燭搖搖蕪短檠，牽愁照恨動離情。

誰家秋院無風入？何處秋窗無雨聲？羅衾不奈秋風力，殘漏聲催秋雨急。連宵灑灑復颼颼，

燈前似伴離人泣。寒煙小院轉蕭條，疏竹虛窗時滴瀝。不知風雨幾時休，已教淚灑窗紗濕。

吟罷擱筆，方要安寢，丫鬟報說：「寶二爺來了。」一語未盡，只見寶玉頭上戴著大箬笠，身上披著蓑衣。黛玉不覺笑道：

「那裡來的這麼個漁翁？」寶玉忙問：「今兒好？吃了藥了沒有？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摘了笠，脫了蓑。一手舉起燈來，一手遮著燈兒，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，觀著瞧了一瞧，笑道：「今兒氣色好了些。」

黛玉看他脫了蓑衣，裡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，繫著綠汗巾子，膝上露出綠綢撒花褲子，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子，靸著蝴蝶落花鞋。黛玉問道：「上頭怕雨，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的？也倒乾淨些呀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這一套是全套的。一雙棠木屐，纔穿了來，脫在廊簷下了。」

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，□分細緻輕巧，因說道：「是什麼草編的？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。他閒常下雨時，在家裡也是這樣。你喜歡這個，我也弄一套來送你。——別的都罷了，惟有這斗笠有趣：上頭這頂兒是活的，冬天下雪，戴上帽子，就把竹信子抽了去，拿下頂子來，只剩了這個圈子。下雪時，男女都帶得，我送你一頂，冬天下雪戴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不要他。戴上那個，成了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那漁婆兒了。」及說了出來，方想起這話恰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了，後悔不迭，羞的臉飛紅，伏在桌上，嗽個不住。

寶玉卻不留心，因見案上有詩，遂拿起來看了一遍，又不覺叫好。黛玉聽了，忙起來奪在手內，燈上燒了。寶玉笑道：「我已記熟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要歇了，你請去罷，明日再來。」

寶玉聽了，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，瞧了一瞧，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，忙又揣了，說道：「原該歇了，又攪的你勞了半日神。」說著，披簑戴笠出去了，又翻身進來問道：「你想什麼吃，你告訴我，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，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？」黛玉笑道：「等我夜裡想著了，明日一早告訴你。你聽，雨越發緊了，快去罷。可有人跟沒有？」兩個婆子答應：「有，在外面拿著傘，點著燈籠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個天點燈籠？」寶玉道：「不相干，是羊角的，不怕雨。」

黛玉聽說，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繡球燈拿下來，命點一枝小蠟兒來，遞與寶玉，道：「這個又比那個亮，正是兩裡點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也有這麼一個，怕他們失腳滑倒了打破了，所以沒點來。」黛玉道：「跌了燈值錢呢，是跌了人值錢？你又穿不慣木屐子。那燈籠叫他們前頭點著，這個又輕巧，又亮，原是兩裡自己拿著的。你自己手裡拿著這個，豈不好？明兒再送來。——就失了手也有限的。怎麼忽然又變出這『剖腹藏珠』的脾氣來？」

寶玉聽了，隨過來接了。前頭兩個婆子打著傘，拿著羊角燈；後頭還有兩個小丫鬟打著傘。寶玉便將這個燈遞給一個小丫頭捧著，寶玉扶著他的肩，一徑去了。

就有蘅蕪院兩個婆子，也打著傘，提著燈，送了一大包燕窩來——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——說：「這比買的強。我們姑娘說：姑娘先吃著，完了再送來。」黛玉回說：「費心。」命他外頭坐了吃茶。婆子笑道：「不喝茶了，我們還有事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也知道你們忙。如今天又涼，夜又長，越發該會個夜局，賭兩場了。」一個婆子笑道：「不瞞姑娘說，今年我沾了光了。橫豎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，誤了更又不好，不如會個夜局，又坐了更，又解了悶。今兒又是我的頭家，如今園門關了，就該上場兒了。」

黛玉聽了，笑道：「難為你們。誤了你們的發財，冒雨送來。」命人給他們幾百錢，打些酒吃，避避雨氣。那兩個婆子笑道：「又破費姑娘賞酒吃。」說著，磕了頭，出外面接了錢，打傘去了。

紫鵲收起燕窩，然後移燈下簾，伏侍黛玉睡下。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，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；一回又想寶玉與我素昔和睦，終有嫌疑。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，雨聲淅瀝，清寒透幕，不覺又滴下淚來。直到四更，方漸漸的睡熟了。

暫且無話。要知端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